



回家

COME HOME
BY MAX LUCADO
翻译：夏春霜

19 世纪，在英国一个小村庄里，正值圣诞节来临，按照传统村里会有个乡村晚会，孩子们会收到各式各样的礼物，青年们也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五颜六色的装饰品把广场上高大的圣诞树妆扮得特别华丽。就在这个村庄里有位行动不方便的年轻人，由于身体的残疾使得他行动比较缓慢，也因此他经常被大家取笑。在这样洋溢着喜庆的节日里，愚弄这样一位可怜的人是一件最残忍的事情，但他却真的成了玩笑的受害者。当圣诞树下那堆积如山的礼物变的越来越少时，他脸上的渴慕之情也越来越强烈。这个年轻人已经过了可以拿礼物的年龄，但他不知道。年轻人看着每个孩子都收到礼物，他孩子般的心灵也越发地沉重。有几个男孩带着礼物来到他面前，原来他的礼物是最后一份。他看着那鲜艳的包裹，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光芒；年轻人急切而又小心亦亦地颤抖着双手撕开包装纸。但是当他打开盒子后那原来高昂的心再次沉入谷底——这个盒子的包装是如此的迷人，五彩斑斓的丝带，华丽的外表让他对盒子里面充满了好奇和渴望，但当他真正打开了，面对他的却是空空的盒子。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也许很多人都曾面对过这种无助于失落。

一位年轻的母亲埋首在她的枕头里无声的哭泣着。她一生都在梦想着一个完美的婚姻。“如果我能有一个家，如果我能有一个丈夫和房子。”现在她结婚了；蜜月也过去很久了。她从一个牢狱似的婚姻中逃出又进入另外一个。她原本翡翠的庄园变成了洗车池和广告地。每天和她不爱的丈夫躺同床共枕；每晚聆听着孩子们沉睡的呼呼声，却不知道如何把他们抚养成人。她茫然地感到青春从手指缝里一点点在溜走。

一位中年商人坐在他豪华的办公室里目光茫然地望着窗外。他拥有一辆红色的德国跑车，手指上戴着金戒，皮夹里有金卡，桃木门和桃木桌上镌刻着他的名字；他的西服是量身定做的；鞋子是全手工制作。他是名人，很多人都知道他很成功，他应该是很快乐的。当他还站在生活的底端时，他渴盼着成功后傲人的风景。现在他得到了他所渴盼的一切，但这些又似乎都不是他最终想要的，如今他

站在成功的顶端回首一切却发现自己错了。功名成就的利益都无法给他快乐。

他的新娘被独自留在那片他曾经野心勃勃得到的一切尘埃中；孩子们也不再喊他爸爸，因为他们拥有了新的爸爸，尽管他可以成功地提供孩子们所需的一切。妻子，孩子，一个家这些曾是曾经拥有的，但他抛弃了。现在他愿意用他的所有来交换一个家，他想回家。

“我曾经无数次地数着天花板上瓷砖的洞洞，他们说我将要在这个保护箱里待六个星期。他们说我是幸运的，因为我还活着。”尽管他很努力地保持镇静但声音还是在颤抖，他额头和鼻子上的皮肤明显地被擦伤。通过氧气面罩我几乎很难听到他的声音。“他们不停地问我还记得什么？我不记得我在车里，更不记得我还曾开车，我不记得我曾撞击过什么。我很努力地回想过去。”我的回忆看起来似乎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一样，事实上，我记不起过去的一切。

没有游戏，没有噪音，没有闪光灯。你的梦想实现了，但是这些不能让你更好地入眠，却一直让你保持清醒。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要做些什么？当一切的容耀过去之后你要去哪里？你的失败是否使你原本摇摇欲坠的锦绣前程功亏一篑？

现在你要做什么？

你也许会怨天尤人，抱怨命运的不公。圣经里那个流浪的儿子就这样。事实上他确实这样做了。男孩盯着泥泞中的自己的倒影怀疑这是自己吗？他匆忙地转头，不敢相信水面中的人就是原来心高气傲离开父亲的自己。那曾充满激情的双眼已不复存在，如今的冷静代替了当初的轻率。

这不足以让他变得无情，不足以将他催垮，也不足以让他把他的戒指，外衣，甚至鞋子当掉，在街上漫无目的的流浪并没打倒他。。骄傲是一块顽固的石头，很难把它敲打成碎片，只能用现实的大锤子来击打它。可以想象一个衣食无忧的人，每天晚上都睡在黑暗，拥挤而窄小的上下铺上，每天打扫猪圈来度日，所有经历的这一切都应该在改变着他的内心。

他骄傲的石头开始破裂了，

前段贫困的日子让他充满了愤怒，每天对人乱发脾气，对生活满是抱怨，他觉得他的朋友不应该来道貌岸然地安慰他，要来为他说话的应该是他的兄弟。他认为他的老板应该给他更多的报酬。他认为他父亲当初就不应该放手让他离开。他甚至愤怒的称呼每个人是猪。

失败总是让人去指责别人的错误，把责任归咎给其他人。一个人也许会没有钱，也许会失业，也许会失去一些朋友，但怨天尤人，埋怨别人似乎总是伴随左右。

有时这种情况也常发生在家庭里：
“如果我的父母可以更认真地工作…，
如果我的丈夫不那么自私…，
如果我的孩子能尊敬我…，
如果我能更早的培养他们…”

很多时候这就像一个系统：

“没有人可以在学校里取得很好的成绩；如果我拥有一个平等的机会，我一定可以得到很大的提升……”

但这好似一个自我欺骗的过程，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方法可以让你达到最终的顶点。

甚至在教会里也出现类似的事情：

“哦，是的，我也去参加教会的，但是你知道吗？我每次去教会都要用 58 分钟，但总不见有人来拜访我。那一群牧羊人？都是一群伪君子。我会回教会，但等教会有能教导正确教义的老师，可以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所，喂养那些疾病中的人，对那些参加者能给予表彰，那么我就回教会…”

此时，只有你是对的，所有其他人都错的；你是唯一的受害者，全世界都是你的敌人。你把自己放置在自哀自怜的角色里。或者继续玩这个循环的游戏，那样更多的就是自我放纵和自我遗弃。

我妻子有一个表弟叫 ROB，ROB 是一个很好的男孩。他很善良对每个人也都友好。在你不想对别人倾诉时，他是最后的陪伴者。

所以当女孩子玩游戏时她们需要一个人装扮成怪兽，他们会叫谁来扮演呢？你知道将会是 ROB，但那天出现了几个问题：第一，没有人想到阅兵游戏那天会如此的酷热。第二，ROB 不知道服装道具很大。第三，ROB 是个近视眼，套着沉重的面具使得里面有很大的雾气，ROB 根本看不清眼前的一切。当他坐在位置上等待上场时，面具里的

热气已经形成了雾完全遮住了他的眼睛，由于服装太大他无法擦拭雾气。他随时都有可能被点名到前台去表演，但他甚至不知道舞台在哪里。他开始担心地低声呼求帮助，但服装太厚了，没人可以听到他的呼求。他又挥动双手希望可以得到帮助，但听到的回应却是孩子们兴高采烈的欢呼声，孩子们以为 ROB 在向他们挥手。

当我初听到这个故事时觉得很好笑，但随后我感叹了，这是多么相似的一幕：面具下压抑着我们对帮助的呼求，人们表现出来的总是坚强和全能的一面；装饰了的笑容来掩盖恐惧，软弱和脆弱是人们最不愿示人的；绝望的表情被当作开心来表现。人总是善于伪装真实的自己，告诉我这些不是在描述我们的世界。

自从夏娃用无花果的叶子为亚当缝制遮蔽物时，我们就已经开始掩饰真实。

然后一代又一代我们伪装的能力越来越好了。MICHELANGELO 的创造力无法和一个秃顶人被种植几颗头发来做比较，HOUDINI 一定很惊奇人们有能力把一个伐木工人的腰围改造成芭蕾舞演员纤细般的小腰。

我们开着车去做演讲；购买牛仔衣打扮得酷酷的；修饰后的语言掩盖了我们最终的本意；名字被遗忘；势力被推崇；很多奇闻漫谈被拉长写成书籍；玩具被买卖；成就被宣扬。但是痛苦被忽视，随着时间的流逝，真正的自己被遗忘。

印度人常说在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把刀，这把刀就像钟表上的一个分针。心每撒一次谎，刀子就会增加一次旋转，当它在旋转时就深深刻入心里；刀子就在心上划出一个圆。旋转的次数越多，这个圆就变得越宽。当刀子旋转了一个完整的圆后，你的心上就刻下了一条路径，那么结果呢？不再受伤，不再有心。

那个在猪圈里的男孩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回到伪装了的舞台上假装所有的一切都很好，他可以在他的诚实上一刀又一刀的划着，直到麻木感觉不到疼痛。他也可以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在猪圈里做着同样的工作，想象这是一个宫殿般的地方。但是他没有。

他望进水里，看着自己的面孔——并不俊俏，而且沾满泥泞，臃肿的脸。转过脸告诉自己：“不要想这些了，你不比任何人糟糕，明天一切都会好的。”

谎言一直是凑效的，在这之前谎言总是可以让他自我麻痹。“这次不凑效了”他嘟囔道。凝视着水面上自己的倒影，第一次真实的表达出他的内心：

“我已经离家很远了。”

望着自己的双眼，想着父亲：“人们总是说我拥有和你一样的眼睛。”从这双眼睛里他看到了当他告诉父亲他要离开时父亲受伤的表情。

“我一定深深地伤害了你，父亲。”破碎的声音在男孩心里响起。

一滴泪溅落在水池里，第二滴……，泪水如决堤的泉涌。他把脸埋在满是泥泞的手里尽情地让泪水流着，这些泪水清洗着他的灵魂。

他泪流满面地坐在水池边，这是他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想念家：饭桌上欢快的笑声，温暖的床，晚上和父亲并肩坐在门庭里聆听着蟋蟀催眠般的鸣叫声，所有温馨的回忆温暖着他的心。“父亲”他看着自己大声地喊着。“他们常常说我很像你。现在你还认识这样的我吗？是我把自己弄丢了。”

他站起来开始往回家的路上走。

回家的路远比他记忆的要遥远，终于到家了，想着自己的狼狈他再次犹豫地转身。毕竟此刻的他没了离开时的荣耀和风光，衣服都破了；头发粘满了泥泞；脚布满了灰尘。但这些都不是他困扰他的理由，他不确定的是父亲是否可以接受他。在那心痛的记忆里，他的内心第一次是如此的明净。

他回家了，是一个已经改变的人回家了，不期望得到他应该得到的，而是希望他能够被接受。“帮我”取代了“给我”“悔改”代替了“叛变”。他一无所有的回来寻求一切；没有钱；没有借口。他不知道父亲是否想念他；不知道父亲曾多次在门口徘徊期盼着儿子的归来。不知道父亲很多次深夜惊醒无法入眠，来到儿子的房间，坐在儿子的床边思念着他。儿子永远也无法体会那种心痛的盼望和等待——父亲坐在那空空的摇椅旁期盼着，等待着那熟悉的身影，那属于儿子的脚步声，和面孔的出现。

男孩近疯狂地奔到房门前，扑倒在门上，手扶着门锁，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着：“父亲，我曾亏欠了天，也亏欠了你。”他举起手来敲门但又停下了。他这样突然地回家似乎很愚蠢，他听到一个声音问自己。“我有什么机会呢？”他低下头转身决定离开。

然后他听到了急切的脚步声，嗒，嗒，嗒，一步步在靠近，有人在向门口跑来，他没有转身看是谁。“也许是仆人出来赶我走的，也或许是哥哥来看我回来做什么呢，”他这样想着准备离开。

但是他听到的不是仆人也不是哥哥的声音，那是父亲的声音：“儿子”。“父亲”他惊讶的喊道：

父亲在他转身要开门时就急切地把门打开，看着站在门口的父亲，儿子呆住了，父亲眼里流着喜悦的泪水张开双臂欢迎儿子回家。

“父亲，我有罪”儿子深深地投入父亲的怀抱里哽咽道。他们在门边相拥而泣，这一刻似乎成了永恒，此时言语是多余的。这一刻悔改和原谅同时发生，都在这个拥抱里化为永恒。

在这个故事里是否有那么一个场景值得被定格？有那么一幕深深触动你的心灵？那就是父亲张开双臂，充满爱的眼泪，满是鼓励的笑容，那双召唤儿子回家的双手。想象那双手，强而有力的手指；历经岁月而布满皱纹的手掌，如一个敞开的大门向流浪的孩子张开。离开，进去只是一个选择，而选择权在儿子。

我曾在想当耶稣向我们讲述这个慈爱父亲的故事时，他是否也张开了他的双臂？当他讲到故高潮时是否也张开臂膀向我们诠释他的爱和期盼呢？

他是否觉察到了那些聆听这个故事的人的思想？“在此生之前我不可能回家。”他是否看到了一个家庭主妇无助地环视着她的庄园？他是否看到一个成功的商人摇着头说“我现在不能，我把一切都弄的乱七八糟。”这时他是否张开了他的双臂，比以往更迫切地说“是的，你可以，你可以回家”？

不管耶稣在讲这个故事时他是否这样做了，但是最后他向我们展开了双臂，尽管那一刻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同时向我们证明他永远都在欢迎我们回家，他张开的双手永远都不会收回，因为那张开的双手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永远向我们张开。他的爱永远都不变，他一直都在等待我们回家。

“Come Home,” Max Lucado

翻译：Catherleen Xia 夏春霜

真爱生活：www.ZhenAiShengHuo.org